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余嘉锡 著

宋宣和间，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梁山泊，梁山泊即梁山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梁山古今字”。驰骋山东，官军莫敢婴其锋；其后受招安，又率其众从攻方腊，此北宋末年一大事也。顾习见之史籍，如《东都事略》、《宋史》诸书，皆语焉不详。其见于《徽宗纪》、《张叔夜传》及《侯蒙传》者，皆不过数十百字，其疏略可知。至元、明之际，《水浒传》演义行世，描写宋江诸人事迹，极精细生动。明胡应麟尝记“嘉靖、隆庆间，某巨公案头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又“某名士为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可谓风行一时，誉满人口矣。

博库丛刊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余嘉锡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 余嘉锡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80715-873-8

I. ①宋… II. ①余… III. ①《水浒传》—人物形象—
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1701 号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余嘉锡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0571-85068292)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况正兵

封面设计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3.5

字 数 75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873-8

定 价 12.00 元

“博库丛刊”出版说明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全部都穿秋裤”的年代，一场“后宫”戏尚未结束，另一出“惊心”又在酝酿，娱乐的同质，导致大众的思想必定简单。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说过：“人有了物质才能够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能够生活。”经历了纷繁和喧嚣之后，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除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之外，还应有精神文明和文化的相应建构。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和享受的同时，应充分关注利他和奉献，关注自我完善、优美博爱，相信正义、节气和勇敢。天行有常，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尊重生命，热爱自然，坚守良知，主持正义，追求美好，是人类社会的美德和普世价值。人之所以能够以柔弱之躯和短暂的生命在宇宙间获得一席之地，是因为天地有正气。

过去我国很多人家的厅堂上都挂有“诗礼传家”的匾额，《论语·季氏》中记载了孔子教育儿子学诗学礼之事，一个人不学诗，无法同人交谈；不学礼，难以立身做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和美德，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个人的德行、一个人的思想可以代代相传，如江河大海般奔腾不

息,荫庇百代。一个人的德性、德行和自我道德约束力的形成,需要外在的灌输、传道和内在的觉悟、慎独。一个有德行的人,其行为结果是可以预知的;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其运行轨迹是可测的,社会的发展是良性的、稳定的。反之,结果不可预知。

二

作为出版者,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其出版物的内容必须能够阐述文明。我们以为,“文”是诸道德品质的总和,“明”是具有高度洞察力的智慧状态,我们需要自觉地承担起对文化专制、文化虚无、文化媚俗的理论抵制和批判。于是就有了这一套“博库丛刊”。

我们为计划推出的“博库丛刊”,确立了选取标准。

首先,明确接轨国家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政策要求,文化强国,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通过宏观的文化理论论述,系统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内在结构、根本精神和当代价值,深入挖掘国学内涵。如林语堂先生在《国学拾遗》中以小品文的形式,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述儒家、道家和佛家这三方面的国学知识。曹伯韩先生则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在《国学常识》中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及其代表性的学人、源流、派别及学术观点,一一做了评述。等等。

其次,通过对微观的文化资源进行分析,对具有传统学术气质的学术大师进行系统梳理,找出确立其学术地位的代表性著作,全面展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提出的新问题、采用的新方法、开辟的新领域,进而突

显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上做出的新贡献。如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讲录》是其对书院学生所讲之全部讲稿,其在书中告诫学者为学之目的、内容、方法和途径。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誉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又如《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唐诗研究的经典之作,内容涉及唐代诗歌的多个方面,对唐代著名诗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评论与分析。凡此种种。

三

现代诗人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人生都是苦短。但是有些人创造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生命价值;有的人为活着而活着,浑浑噩噩一生。人类社会的进步,仰赖人类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意志。人生的生命真正的价值,在于坚持不懈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博库丛刊”所选取的大师们,都是斯人已去,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你和他今生都已经无缘相见,你所能感受到就是他的文字所传递的精神。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进一步应用,微博的流行,使得今天的作者和读者已经处于一种平行的关系,书籍不再是读者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作者已不是布道者,纸质出版者更不是唯一的传道者,人们需要书本和文字,仅仅是读者生活多样化的一种选择。在这样的一种现实面前,我们所选的图书,更多的也只是一己之见和一己所好,惟愿读者朋友也能喜欢。《千字文》中有“性静情逸,心动神疲”之说,一个人品性沉静淡泊,情绪就能安逸自在;如果内心浮躁变动不定,精神就疲惫困倦。而保持性静情逸的最好方法,就是阅读,阅读前人给

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文化需要传承,同样需要创新。创新文化需要去除陈言,需要言简意赅。在尝试着改变的时候,因为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的命运,我们往往会选择维持,这就是破坏性创新的艰难。《荀子·修身》中说:“多闻曰博”,“博库”两字,在此我们可以解释为“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在“博库丛刊”积累的道路上,我们庆幸自己能够通过这些书籍的出版,展示人生大道的奥蕴,让先贤的学术精神流传久远,虽然沙里淘金,也会挂一漏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们已经努力了。”而亲爱的读者朋友,如果通过这样一套图书的阅读,学会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进行多维度的思考,那我们就更加告慰了。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3月

序

宋宣和间，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梁山泺，梁山泺即梁山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泺泊古今字”。驰骋山东，“官军”莫敢婴其锋；其后受招安，又率其众从攻方腊，此北宋末年一大事也。顾习见之史籍，如《东都事略》、《宋史》诸书，皆语焉不详。其见于《徽宗纪》、《张叔夜传》及《侯蒙传》者，皆不过数十百字，其疏略可知。至元、明之际，《水浒传》演义行世，描写宋江诸人事迹，极精细生动。明胡应麟尝记“嘉靖、隆庆间，某巨公案头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又“某名士为《水浒传》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可谓风行一时，誉满人口矣。清初文人如金圣叹，人瑞。亟推许《水浒传》，以之与《史记》、《国策》并论，而以施耐庵拟庄周、屈原，犹是推阐明人之意；复以意改窜原书为七十回，删去以后之事，于未删诸回，悉施评点，盛加称誉，其书益不胫而走。于是乡里妇孺，几

无不知有宋江等聚义梁山泺之事矣。顾承学之士，虽喜其文辞之工，而疑其事之出于张大傅会，返而求诸史籍，则又记载简略，不能得其本末。通行之书，仅《宣和遗事》叙述为详。其书虽出宋元间，读者以其为小说也，群疑其史料价值，无以远过于《水浒传》，不肯置信。其南宋初年之史籍，如《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诸书，记事较详史料较多者，则迟至清末，刊本始通行。明、清两代，仅恃钞本流传，为不经见之秘籍。偶有寓目者，亦多半注意宋、金间和战以及两宋间诸关键问题，罕留意于宋江聚义之事者。以故，说部所传宋江起兵本末，以及其受招安后与攻方腊之事，无人肯置信，并不信其曾结寨于梁山泺。于是纵横一时之英雄，无人能确切言其事迹者。嗜读《水浒传》者，于其本事茫昧无所知，不审其为出于文人虚构，抑或有所依据。斯于此一文学名著之研究，有所未尽，居尝引为遗憾焉。

案：记载宋江事最早而最详者，无过于《宣和遗事》。其书虽出于宋、元间，距宣和时已远，然其叙事实有所本。吴自牧《梦粱录》谓“说话有四家数，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发发踪参”四字，不可解。但《梦粱录》所根据之《都城纪胜》，则为“发迹变恠”，而宋、元话本，又都改“恠”为“泰”之事”；又有谈经、讲史、商谜三家，见卷二十。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诸色伎艺人，亦有此四家。其所讲之书，谓之话本。自牧谓“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又谓“影戏、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是也。《宣和遗事》盖合小说、讲史两家话本若干

篇之，故前后颇不联贯。其演宋江公案者，当属于小说家，殆南宋人所为也。

宋高宗偏安江左，居尝以欣赏诸色伎艺自娱，尤喜小说。《系年要录》卷一百六绍兴六年。注引赵甦之《中兴遗史》曰：“睿思殿祗候李纲者，能讴词，善小说，主养飞禽。”《武林旧事》卷六记小说人朱修、孙奇隶德寿宫，皆其证也。《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九云：“绍兴元年十二月，邵青受招安。先是杜充守建康时，有秉义郎赵祥者，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脱身归，乃依于内侍纲。纲善小说，上喜听之。纲思得新事编为小说，乃令祥具说青自聚众已后踪迹，并其徒党及强弱之将，本末甚详。编缀次序，侍上则说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单德忠单德忠为邵青部下统制官，劝青受招安者。之忠义。”可见小说喜演草泽英雄故事，所谓铁骑公案也。邵青聚众之时，声势不广，影响不大，且人尚生存，犹得编为话本，况宋江之声称赫然者乎！其缀成小说，流行民间，无足怪者。

夫话本既真假相半，自不能纯构虚词。故《宣和遗事》记“花石纲”、“生辰纲”、“阎婆惜”事，虽未必曲折如真，至于江等聚义梁山泺及受招安后率兵与攻方腊，则必不容诬。然《遗事》之写宋江，反不如内侍纲所编邵青踪迹之详。盖其书本讲史之体，意在演说南北宋兴亡，不为宋江而作。故取小说家梁山泺话本，删除繁文，存其大略耳。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有《送朱女史桂英演史序》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塘，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观此可以知元代讲史风气，及《宣和遗事》之所由作矣。

夫宋江兴兵山东时徒党，据《宋史·侯蒙传》所记，《宣和遗事》所讲述，仅三十六人而已。宋、元之际，有伪撰江题壁词者，造为“六六雁行连八九”之语，详本文宋江条。是为一百八人之说所由起，当亦出于说话人之手。元人杂剧颇有据以爨演梁山泅故事者。至元末明初，《水浒传》出，于一百零八人铺叙尤详。其写宋江等事，与《宣和遗事》，有合有不合。盖《遗事》所据者，三十六人话本；杂剧及《水浒》所据者，百八人话本，又各以己意有所增饰，故不能尽同。胡应麟谓“施某于故书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见《庄岳委谈》下。者，妄也。本无一百八人，安所得招语乎！

宋江受招安后，即率师随童贯攻方腊，与刘镇等攻帮源洞，破之，擒方腊所署置之将相，事见《三朝北盟会编》、《十朝纲要》、《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诸书。《宣和遗事》谓“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收方腊有功”，最得其真。《水浒传》百回本谓宋江先破辽，后擒方腊，已失其实。然宣和四年，童贯伐辽，杨志实将“选锋军”以从，即宋江之兵也。但此役败而非胜，江又不在行间耳。《水浒》移甲就乙，将后作前，固小说之常态，其事不可谓无因，疑为宋、元间说话人所增益，而《水浒》从之。至其他各本，又有平田虎、王庆两事，则全出杜撰，毫无影响，盖明代人所臆也。

余自少有历史癖。读《水浒传》，喜其叙事之曲折逼真：凡所描写之人物，皆各具性情，各有面目，胥能与世情契合。顾以读书不多，颇疑其事实之出于虚构，则亦漠然视之，不复措意也。中年以后，从事考史之业，读书渐多，得见《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通鉴纪事本末》诸书，见有关宋江诸人事迹，足以订证《宣和遗事》、《水浒传》诸书者，随手摭录，日久积成篇帙。比而观之，知诸说部书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于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详加考索，不仅于北宋末年震铄一时之英雄事迹，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其后读黄以周《通鉴长编拾补》，甚佩其援引详博，考据精审。于宋江起兵山东之事，能订正旧说之讹误，使北宋末年之重要史实，复白于后世，有昭然发蒙之功。因取吾之所记录者与《拾补》比勘，则吾所记者或为黄氏所遗。其宋、元人文集、笔记所记典制、风习与《水浒传》所叙故事相关涉者，则以非宋江等个人行事所关，非黄氏所措意，故亦不遑论及。清人其他考证著作，偶尔牵涉及宋江梁山泺者，大抵为随笔摭拾，非经意之作，故因袭前人者十恒八九，鲜所订正；甚且治丝而棼，转增讹谬。因即就吾所笔记者，益扩充而采摭之。如是者累年，积稿达四五万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勒为一篇，布之于《辅仁学志》。第八卷二期。窃自谓于宋江等聚义梁山泺以及相关之事，搜辑略备。于研究《水浒》者，或能有所裨益。刊布已后，今既十五年矣。同好者颇不以为谬。比来年衰多病，不复能在课室从事讲论，端居多暇，以读书自遣，所得关于梁山泺记载日益多，视旧作约增万余言。旧时《学志》印本，早已无复余存。因取旧稿重加订补，以成此篇。海内同好，苟于愚之所缀辑，匡正误谬，补益其所未逮，使读《水浒》者，于其书叙述所及，咸能通解无复疑滞，此又研究小说文学者之所早夕跂望，非特愚一人之厚幸也。缀辑既竟，因复推论今本

《水浒传》故事之根据，与夫故事之所由流传，以当本篇之绪论焉。

一九五三年九月 余嘉锡记

凡 例

余作此文草创粗就，孙君子书楷第告我，尝欲作“梁山泺考”未成，仅抄撮史志若干条，并以康熙、光绪两朝《寿张县志》见借。遂采《康熙志》入梁山泺条下，并录孙君考证一条于注中。盖至是已数易稿矣。虽迭经修改，征引差详，犹以未得陈泰、陆友仁两诗出处为憾。质之吾友陈援庵先生，为从所藏《所安遗集》及《元诗选》内检出见示。《所安集》抄本，余所未见；《元诗选》则曾翻阅而未得者也。因复采掇著于篇，并志其事于此以志谢焉。大雅宏达，与吾同好，倘能匡其不逮，如二君子，是所望也。

史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而不著其谁某，独见于《宣和遗事》、《癸辛杂识》，然姓名绰号，互有不同，《诚斋乐府》采遗事作杂剧，此亦孙君子书见示者。而其次第名号颇异；《七修类稿》所引《杂识》，又与今本大异，诸家考证，益治丝而棼，今著其异同，列为一表，以清眉目。

此篇之意，在援引史传以明稗官小说街谈巷议之所由来，故凡三

十六人姓名事迹见于史传者，悉加采取。案《宣和遗事》次第，分条胪列。然才得十有四人耳。仍题为三十六人者，举其原数，以见所考不止宋江也。

宋江徒党本只三十六人，其谓别有七十二地煞合为一百八人者，乃后起之说耳。七十二人中，如彭玕、李忠之徒，姓名虽见于史传，概不采入。惟因龚圣与作燕青赞，有“太行春色，有一丈青”之语，诸家遂疑梁山泅中果有一丈青其人，此则淆乱事实，不可以不辩。今具列建炎初马皋妻一丈青之事，附于十四人之末，以祛其惑。

凡人之绰号，皆取俚俗打诨之语，故曰诨名。三十六人绰号，人多不晓。考之宋人俗语，往往可解，辄胪举例证，加以诠释。至于明白易解者，不复词费。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宣和遗事》于宋江及三十六人之外，尚有一丈青李横一人。《遗事》谓宋江作梁山泅首领时，晁盖已死，若其说可信，似当以李横补其阙。考南北宋间实有李横其人，尝为黄河扫兵，后入桑仲之党。绍兴初，仲为襄阳镇抚使，以横知邓州。仲死，横继其任，举兵攻伪齐，复汝州颍昌府，迁京西招抚使，传檄收复东京，旋为伪齐所败，并失襄阳。归朝后，以其军属张俊。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以横权都统制，败于瓜洲镇。事见《宋史·高宗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始见卷四十三，终于卷一百九十五、《三朝北盟会编》始见卷一百五十，终于卷二百三十八。纪之尤详。余尝辑其事迹为一编，继念横本不在三十六人之内，史传之李横，是否即梁山之一丈青不可知，且其事又太多，仅《系年要录》一书已至三十余条，嫌于喧宾夺主，故遂删去，而记其大略于此。

此篇所列十有四人，除宋江外，考其平生事迹，可确定为梁山泺降将者，杨志，史斌疑即史进。二人而已。龚圣与赞大刀关胜，盛称其义勇，亦可信其即济南死节之关胜。其余诸人，虽见于史传，姓名时代亦复相合。然人之同时同姓名者正复不少。宋时武人，多喜名“胜”、名“顺”、名“俊”、名“平”、名“横”、名“青”，而名“进”者尤多。哀各书所见，可得数百人。其名既如是之同，若其姓又为张、王、李、赵，则名氏皆易同，无由别其为一二人也。今于显有可疑者，附著案语，余但条举事迹，以俟论定。盖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耳。

凡考史事，须明其地理。《宣和遗事》及《水浒传》皆言宋江聚众于梁山泺，其事虽不见史传，然元人诗文中已明言之，明、清诸家地理书亦纪之甚详，旧说相传，决非诬妄。自明筑沙湾以后，梁山之下，无复滴水，至启后人之疑。故既备列诸家之说，复征引史志，相互考证，以著其疆域，明其变迁焉。

目 录

1	序
7	凡例
1	三十六人
14	呼保义宋江
32	青面兽杨志
35	混江龙李俊一作李海
37	九纹龙史进一作九文龙
40	浪里百跳张顺一作浪里白条
43	大刀关胜一作关必胜
46	黑旋风李逵
50	一撞直董平一作一直撞 一作双枪将
55	赛关索王雄一作病关索杨雄
60	病尉迟孙立
62	没羽箭张青一作张清
65	浪子燕青
67	铁鞭呼延绰一作双鞭呼延灼
69	船火儿张横一作船火工张岑
71	女将一丈青附
76	梁山泺